

谷歌百度双排名持续四十周前三甲

红透网络的穿越奇文台湾同步上市

百万重量级长卷

玄幻看《诛仙》，探险看《鬼吹灯》

穿越当然是看《极品家丁》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禹岩◎著

极品家丁

3



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极品家丁③ / 禹岩著. —南宁: 广西人民出版社,
2008.5

ISBN 978-7-219-06117-6

I . 极… II . 禹… III 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 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8) 第 031466 号

图书监制 江 淳 彭庆国

责任编辑 杨 冰 郑 洁

封面绘图 张晓雨 周华龙

封面设计



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

社 址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 6 号

邮 编 530028

网 址 <http://www.gxpph.cn>

印 刷 广西迪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 710mm×990mm 1/16

印 张 22

字 数 300 千字

版 次 2008 年 5 月 第 1 版

印 次 2008 年 5 月 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219-06117-6/I · 1046

定 价 29.80 元



第一章 楹联比试 · 001

江南才子们顿时爆出一阵惊天的欢呼声，这个萧家家丁简直太神奇了，竟然凭着一己之力，硬生生打败了北七省书友总瓢把子楹联之王沈半山。

萧玉若更是银牙轻咬，脸上满是笑意，有如五月的鲜花绽放。

第二章 莫惹三哥 · 027

林晚荣大怒之下，狠狠一脚踢在眼前一块石头之上，那石头哗啦一声，碎成了两半。

众人被他的气势所慑，纷纷不敢开口，而且隐隐约约觉得，他口头虽粗，话里却有些清晰的道理，连梅砚秋和赵康宁都无法反驳。

第三章 阊房探病 · 055

洛凝浑身如同火烧，脸上一片血色，双眼紧闭，却紧紧地抱住他不放，轻声道：“大哥，我喜欢你。”

林晚荣浑身冷汗涔涔，这小妞不像是开玩笑的啊，完了完了，又把兄弟的姐妹给泡上了，我该如何向小洛交待呀？

第四章 龙争虎斗 · 093

“截住吴正虎——”青山的一声怒吼传来，林晚荣闻声望去，却见吴正虎手臂上数处伤口，凶性大发，双目赤红，正拼命地挣脱洪兴的包围圈往外跑去。吴正虎领导黑龙会上千号人，果然有两把刷子，此时凶性大发之下，勇猛无比，连着伤了洪兴的好几名兄弟，眼看就要脱离包围圈了。

第五章 洛凝招亲·123

程瑞年肺都差点气炸了，你讹我五万两银子还要我写借据？这世道还有没有天理了？奈何他有把柄落在林晚荣手中，今日之事已闹至如此境地，这个亏也只有认了，待日后再找回场子。如此想法之下，他一句话也不说，当下取来笔墨，刷刷刷地写下五万两白银的借据，签上自己的名字，转身拂袖而去。

第六章 参谋将军·151

高酋哼了一声道：“徐大元帅敕令，哪是你这等小小将领可以查看的，尔等集合了兵士，自然有人宣读。”赵良玉便不敢出声了，自己是行伍出身，自然知道令行禁止的道理，更加知道林晚荣这个参谋将军虽然没有职位，却有统兵之权，要是冲撞了他，他军令一下，将自己砍了也无人敢替自己喊冤。

第七章 清剿白莲·181

胡不归长刀一指，大喝一声道：“儿郎们，随我冲啊——”他手执长刀冲在最前，随手撂倒两个匪军，满面胡须根根竖起，望着便像是黑面的张飞，气势迫人，好不威风。跟在他后面的却是少年许震，他年纪虽轻，手下却不含糊，长刀翻飞，眨眼已砍翻数个白莲军。

第八章 男儿本色·209

林晚荣大喝一声，继而重重一脚踢在翟沧海身上，大声吼道：“骑营将士，全部给老子下马——”

骑营众将见这位年轻的将军似是发疯了般，任谁都不怕，皆暗自心惊，但眼下一军之首落在了人家手里，也只有照办，五千人便纷纷下了马。



第九章 白莲圣母·237

林晚荣的心一阵急跳，他早有自知之明，这位美女高手绝不是看上了自己，这是媚术。当日秦仙儿就曾在妙玉坊施展过媚术，只是如今换了眼前这个成熟艳妇，威力倍增了。难怪那个白莲圣王在她身上没占到一点便宜，反而心甘情愿地任她驱使这么多年。

第十章 金陵诗会·267

林晚荣在心里笑了几声，这个赛诗会搞得像模像样，洛凝这丫头倒也有些炒作的天赋。

果然如同林晚荣所设想的，长亭之中所用的物品，甚至桌椅板凳，都无一例外地印上了食为仙的标志。被淘汰的才子们，还领到了大会特意赶制的纪念品——由食为仙赞助的油纸伞一把。

第十一章 天纵英才·291

林晚荣看着芙蓉帐和鸳鸯帕，仿佛看见洛凝那小妞通红着小脸，躲在幕后偷偷向自己打量的样子。他微微一笑，心里也是扑通扑通地乱跳。这小妞真有意思啊，傻子都能看得出来，明明是你对我表白了……唉，这女子，脸皮比我薄得多啊！

第十二章 斩杀程德·323

眼见程德尸首离异，两个刺客微微一愣。高酋已斩了一人，刀口染血，杀气腾腾，一晃而上，一刀斩杀一个刺客，一干护卫一拥而上，将另一个刺客重重包围起来。

这时候，徐渭急急地道：“速速救火，护卫洛小姐周全，派人看住小王爷——”

第一章

楹联比试



江南才子们顿时爆出一阵惊天的欢呼声，这个萧家家丁简直太神奇了，竟然凭着一己之力，硬生生打败了北七省书友忘瓢老子、楹联之王沈半山。

萧玉若更是银牙轻咬，脸上满是笑意，有如五月的鲜花绽放。

沈半山



宁小王爷赵康宁边走边抱拳，微笑着向众人行礼，为人极为谦恭有礼，气度非凡，很容易便博得众人好感。

林晚荣想起洛远所讲过的，宁小王爷的父亲诚王，乃有名的贤王，善于结交能人异士，这个小王爷看来也深得真传。

洛敏马上邀请宁小王爷上座，宁小王爷却是谦逊一笑道：“长辈面前，晚辈哪敢谈坐。小王今日是特地为洛老太太拜寿来的。”

宁小王爷乃王子龙孙，不便下跪，他便躬身上前，长身一礼道：“诚王世子赵康宁见过洛老太太，祝老寿星福禄永享，寿比长天！”

洛老太太笑着道：“小王爷行如此大礼，老身如何敢当，小王爷快请上座。”

赵康宁谦恭道：“谢洛老太太。”

说完，他一挥手，便有手下递上一个锦盒，赵康宁双手把持，恭敬地递给洛老太太，说道：“康宁此次来江南，走得匆忙，适逢洛老太太华诞，也未做充足准备。康宁去年出使高丽，曾获高丽王相赠一棵千年高丽参，就将这区区薄礼充作寿仪，祝洛老太太青春永驻，鹤发童颜。”

厅中诸人曾听过高丽人参的名头，听说这玩意儿功效极不简单，据说能起死回生，如此厚礼，竟被说成薄礼，这宁小王爷实在太谦虚了。

千年高丽参？好大一个噱头。高丽参是个什么玩意儿，林晚荣可是再清楚不过了，忽悠，你就忽悠吧。

赵康宁出手就是如此大礼，在座的诸位大多是吃朝廷饭的，当然知道这位小王爷有意拉拢洛敏。赵康宁的父亲诚王爷，昔年曾兼任吏部尚书，门生遍及天下，大半个数省的封疆大吏，有三分之一出自他门下，洛敏却是个例外，这江南又是粮仓，他当然要不惜血本拉拢洛敏了。

赵康宁见了站在洛老太太身边的洛凝，眼睛顿时一亮，笑着打揖道：“这位可是金陵第一才女洛凝小姐？”

洛凝摇头羞涩道：“洛凝才疏学浅，‘第一’之名如何敢当。”

赵康宁长笑道：“洛小姐太过谦虚了，小姐才学出众，名声远扬，小王当日在京城

就仰慕已久，今日相见，更是如沐春风，如逢甘霖，叫人欣喜不已。”

哇，这个小王爷真不是盖的！说起好话来比老子也差不了多少，听他这样说话，分明是对洛凝有那么点意思，但不知洛小姐是否会动心呢？

只见洛凝微微一笑道：“小王爷莫要取笑小女子了。”

赵康宁摇摇头，召唤侍从取来一幅画卷，笑道：“小王说了，洛小姐可能不信，但是见了这幅画卷，洛小姐自然就清楚了。”

说话间，他缓缓将那画卷打开，画中人是一个娇俏的女子，柳眉杏眼，身材婀娜，正立于桃花树下，手执一幅书卷，细细观赏着。这女子神态亲切自然，眼神顾盼温柔，虽未说话，却有一股恬静气质扑面而来。看那面容，竟与洛凝有五六分相像。

洛凝奇道：“小王爷，这画中人莫不是小女子？”

赵康宁点点头道：“正是洛小姐，此画卷乃小王于三年前某日亲自着墨，总想着有一日能够亲自送到洛小姐手上，今日终于遂了心愿。”

洛凝皱眉道：“三年前？这么说，小王爷三年前就已经见过我了？可是我印象中从未见过小王爷啊！”

赵康宁飒然一笑道：“三年前，我在京华学院曾偶然邂逅洛小姐，只不过当时相距甚远，还未来得及与小姐招呼，小姐便已翩然远去。康宁回府之后，夜不能寐，便彻夜作了此画。”

久未说话的洛敏看了看赵康宁，眉头微微一皱，赵康宁今日这般示好，他自然明白原因何在，眼见赵康宁现在不断地讨好自己女儿，心里忧愁更甚。

三年前便作了此画，今日趁着老寿星做寿，亲自送画上门，这心思着实高明。林晚荣心里感叹，这个小王爷可不是草包，泡妞一定是个一等一的好手，他先弄了个暗恋的故事，惹人同情，接着送上画卷，尽现痴情，在众人面前诉说思念，又是侃侃而谈，给人的印象极为深刻，甚至可以说是一见难忘，若是一般女子，铁定被他打动了。此人不可小觑啊，林晚荣暗自警醒道。

赵康宁将那幅画卷双手递上，轻声道：“康宁别无他意，唯有以此画卷，聊表我多年的心愿，还望小姐笑纳。”

高啊，实在是高，口口声声别无他意，行动时却是处处有意。

萧玉若见林晚荣又摇头又微笑的，忍不住开口道：“看你还敢再动心思，人家可是小王爷中意的人。”

哇，小王爷算什么嘛，真以为画了一幅画，诉了两句衷肠，就能打动洛凝，未免太天真了。林晚荣与洛凝接触有一段时间了，这小妞有理想有信仰，绝非贪图富贵之人，她眼高于顶，要找的老公是文能入相、武能沙场的盖世强人，凭你一幅画、几句话

就想糊弄她？门儿都没有。

洛凝偷偷看了林晚荣一眼，缓缓道：“谢小王爷如此厚待洛凝，只是这画儿乃是小王爷呕心沥血所得，便赠与小王爷留念吧。”

这句话说得大有学问，厅中人都能听懂，赵康宁神色不变，喟然一叹道：“康宁多年心愿，今日竟未能达成，实在是遗憾之至。”

林晚荣观察小王爷神态，对比当日在白莲教中遇到的神秘主子，他现在已经有七成把握，那人就是这个叫赵康宁的小王爷。难怪程德等人见了他要如此欢喜呢。林晚荣思索了一会儿，忽然，有人轻轻拉了拉他衣裳，回头一看，原来是洛远。

洛远轻声道：“大哥，你跟我来，我姐姐有些话儿想与你说。”

洛凝要和我说话？我和她有什么好谈的？他举目四望，果然不见了洛凝的踪影，也不知道隐藏到哪儿去了。看来他沉思已经好一会儿了。

洛远拉了他来到洛府后园，这是洛家私隐之所，外人无法进入。他将林晚荣推了进去道：“大哥，姐姐在里面等你，你快些进去吧。”

林晚荣进了园子，此时已是初冬，院中空旷，百花渐渐萧条，园子的角落处，立着一个孤单的身影，放眼望去，正是方才连出三联的洛凝小姐。

洛凝神态静谧，望着那院中的残花呆呆出神，与往日的大方开朗性格，大不相同。林晚荣走过去，轻声唤道：“洛小姐——”

洛凝一回头，见到是他，欣喜地道：“林大哥，你来了？”

林晚荣点点头，道：“洛小姐，你叫我来，有什么事情吗？”

洛凝目光幽幽，注视着那园中残花，缓缓说道：“林大哥，你觉得我们女子与百花，哪个更鲜艳，哪个更持久？”

这个问题让人摸不着头脑。方才吟诗作对还那般爽朗，现在怎么变得这么幽怨？林晚荣不知道这丫头哪根筋不对了。

洛凝见他眉头蹙到一起，正在揣度自己的意图，忍不住笑道：“林大哥，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奇怪？”

林晚荣郑重点头道：“非常的奇怪，我很难将你与方才大厅上落落大方的洛凝联系起来。”

洛凝羞涩道：“大哥，人都是有两面的，我在外人面前大方，并不代表我不会羞涩，因为归根结底，我也是一个女子。女子与鲜花，其实都一样，在她们绽放的时候，也是她们人生最美丽最鲜艳的时刻，可是过了春天，她们便会像落叶一样残败，辗转尘土之中，任谁也不会记得她们盛开之时的芬芳。”洛凝的话颇为深远，林晚荣完全把握不住她的心思。

这回玩大了，说不定要被妞泡了，林晚荣心里哀嚎。洛凝咯咯笑道：“林大哥，你不要奇怪，这只不过是我方才片刻间的一点感想。”

林晚荣正色道：“洛小姐，你的一个小小的想法，也许会改变你的一生。”

洛凝轻轻说道：“林大哥，你说得不错，一个小小的想法，也许真的会改变我的一生，可是我知道得太晚了，我的改变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自己竟然都不知道。大哥，你知道吗，方才小王爷向我示好的时候，我突然有一种很害怕的感觉。”

林晚荣奇怪道：“害怕？害怕什么？”

洛凝羞涩笑道：“不瞒大哥你说，我幼年时候曾发过誓言，我以后寻着的郎君，应当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儿，不仅要有满腹经纶状元之才，还要能上得战场斩杀豺狼。多年来，我便是一直以这个为目标的。”

林晚荣嗯了一声，心道，你这个宏伟志向，我早知道了，你老弟很早就警告过我了。算算我和什么文韬武略还真是沾不上边。

洛凝道：“这个赵康宁小王爷，我以前也听说过，不仅文采风流，更是武艺不凡，且对我有些好感，按照道理来说，正应该是我心仪的的对象才是。”停顿片刻，洛凝羞涩说道：“可是，即便他三年前对我已有好感，我依然一丝异样的感觉也没有。不仅是他，那一刻，我忽然意识到，就算真的有一个曾经梦想过的文韬武略样样精通的人出现在我面前，我也接受不了了。我真的很害怕，我忽然发现，那个我订立的目标，竟然不是我想要的。”

林晚荣总算明白她的意思了，这个按照行话来讲，叫做信仰倒塌，非常残酷的。他在心里为洛凝默哀，唉，理想与现实的距离是巨大的。

洛凝接着道：“就像林大哥你以前和我讲过的，我想去游历天下，但并不代表我就一定能去。游历的心愿很美，但是真正游历的过程并不一定美。”

洛凝的话让林晚荣有点头大，女人的心思果然难猜，前有大小姐，后有洛小姐，女人读书多了就是麻烦，还是我的巧巧最乖。

林晚荣整理了一下措辞，小心翼翼地说道：“洛小姐，你说的意思是，你的信仰已经悄悄地改变了，是不是？”其实他的本意是要说，你的择偶观已经渐渐地改变了，话到嘴边却变成模糊的“信仰”二字，要是不小心误导了良家妇女，这个罪名可就大了。

洛凝叹息道：“是的，林大哥，就是这样。在我自己都没察觉到的时候，它就已经改变了。”

哦，这样说来，这个小姐连她自己喜欢谁都不知道了，这个问题有够严重的。林晚荣谨慎地道：“洛小姐，你不会真的不知道自己喜欢谁吧？”

洛凝脸色一红，嗔道：“林大哥，你胡说些什么，我当然知道自己喜欢谁了！”

“哦——”林晚荣长长地哦了一声道：“我明白了，洛小姐，你是因为喜欢上一个人，而这个人又和你以前向往中的理想对象完全不同，所以你以前的信仰就轰然倒塌了，是不是？”

洛凝面色通红，没说是，也没说不是。

林晚荣心里敞亮，竟然有一个人能让这个小妞放弃原来的信仰，这个人也够神奇的。他嘿嘿笑道：“喜欢一个人，从来都是不知不觉的，那些什么一见钟情，全部都是骗人的鬼话。”

洛凝羞红了脸，急忙道：“林大哥，我不是喜欢他，只是喜欢和他说话。”

林晚荣哈哈一笑：“都一样。洛小姐，我还是那句话，人生苦短，喜欢干什么就干什么，该怎样改变就怎样改变。万事不强求，吾心安处才是故乡。”

洛凝与他谈了一番话，像是卸掉了一个大大的包袱，嘻嘻笑道：“林大哥，和你说话，就是轻松，还长学问，我最喜欢和你说话了。”

洛凝笑颜如花，与方才幽怨之时，已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样子。林晚荣见她又恢复了活泼模样，心里暗自一笑，怎么小妞都喜欢找我说心事？大小姐如此，洛凝也是如此，以后要是不在萧家干了，我就开个心理诊所，专门诊断女子心病。

洛凝忽然伸出小手，搭到他手上道：“林大哥，你感觉一下，我是不是和以前不一样了？”她的小手温热柔软，仿佛还有些微微的颤抖。

林晚荣心里一荡，这小妞不简单啊，这么快就学会占我便宜了。

洛凝的心思纯洁，虽是小手微颤，但绝无一丝淫邪之意。林晚荣在她小手上不经意摸了一下，滑如凝脂的感觉，这小妞的小手可真软啊，也不知道将来会便宜了哪个东西，他心里一叹，拉了拉洛凝的手，装作圣洁地道：“洛小姐，在我的光辉照耀下，你已经获得了新生，祝福你，下面我们进行一个纯洁的拥抱。”

洛凝咯咯娇笑一声，莲足飞奔，走不了几步，忽然回头笑道：“林大哥，你这人虽然有点坏，但是，我真的喜欢和你说话。”她说完，便咯咯笑着飞奔而去，只留下林晚荣一个人立在那里。

你爽了，老子却郁闷了，花了半天时间开导一个小妞，什么便宜都没占到，今天这生意大大地赔了。

园中百花已残，林晚荣捡拾起一朵小小的花瓣，轻轻捏了一下，想起洛凝方才说的话，心里迷迷糊糊，朦朦胧胧，竟不知道这丫头到底想干什么，有种被人涮了的感觉。

林晚荣心里不爽，溜达着走向大厅，却见洛凝已经立在洛太太旁边，正对他微笑。

萧玉若见他回来，轻声道：“你方才到哪去了？我寻你几遍都未找到。”

林晚荣被洛凝弄了个迷迷糊糊，心情郁闷，看了萧玉若一眼，嘿嘿道：“我撒尿去了，估计大小姐你没找对茅厕方向。”

萧玉若轻啐一口，脸色通红，白他一眼，不再说话了。

这时候，洛敏已经请赵康宁坐在主位上了，笑着道：“小王爷今日光临寒舍，我洛家蓬荜生辉。洛敏感激不尽。”

赵康宁笑着道：“哪里，哪里，洛大人过谦了。父王时常在我面前提起洛大人，说洛大人掌管江苏一省，勤政爱民，人人夸赞，还让小王向大人好好请教一番呢。”

洛敏谦恭说道：“诚王爷谬赞，老夫受之有愧啊。”

赵康宁四处望了一眼，忽然笑道：“对了，洛大人，方才我在府外，便听见府内一片叫好之声，也不知道在玩些什么，小王好生好奇。”

洛敏笑道：“方才吗？那是家母出了几个寿联，诸位少年才俊，正在比对楹联，玩得高兴得很。”

赵康宁似乎一下来了兴趣，笑道：“对楹联？小王也非常喜欢，身边还带着一个楹联高手。今日趁着老寿星好兴致，不如小王献个丑，让这位师傅和各位才俊切磋一番，诸位以为如何？”

众人见小王爷也喜欢楹联，顿时纷纷叫起好来。

洛敏心里犹豫，但见大家兴致都甚高，也不好出言阻拦。

赵康宁笑着道：“既是比楹联，那少不了些彩头。这样吧，若是小王输了，康宁便献上徐文长先生的一幅《风雪归人》。若是洛大人这一方不幸折戟，小王也要取个彩头——”

赵康宁似是有心又似是无意地看了一眼洛凝，笑着道：“便请洛小姐收下小王三年前所作的这幅《仕女图》。洛大人以为如何？”

这条件听着，似乎这个小王爷无论怎样都是输，都要送一幅图，事实却绝非如此。洛凝已经明着拒绝了，赵康宁寻了这赌楹联的机会，要将画再次送出，早已强人之难。洛凝暗哼了一声，没有说话。

徐渭的画可是千金难求，厅中诸人见宁王爷欲送徐渭的《风雪归人》，顿时来了兴致，叫好之声更盛。

林晚荣想起自己手上还有一幅《西湖烟雨图》，因为是新作，上面还难得地印上了徐渭的印鉴，大概比《风雪归人》更加值钱吧。

洛敏心里有些为难，赵康宁说是玩玩楹联，实则是一个比试，这比试要是输了，可就输了自己女儿的脸面。

赵康宁一挥手，他身后的随从中，便站出一个秀才打扮的中年人，穿着一身白衣。那人抱拳道：“在下沈半山，乃北七省书友同盟总瓢把子。”

总瓢把子？七省书友同盟？这是个什么组织？难道是劫道的好汉？

萧玉若见林晚荣大眼瞪小眼，知道他不识沈半山，便轻声道：“北七省书友同盟，乃北方的秀才们未及第前自发聚集形成的组织，规模庞大。每一届的科举，只要状元是北方人，则必定是北七省书友同盟中人，所以也叫状元盟。沈半山乃状元盟的领头人物，虽是一介秀才，多年未曾及第，但他号称楹联之王，南北闻名，楹联功夫乃天下一绝。”

哦，什么北七省书友同盟、总瓢把子，说穿了不就是学生会嘛，而且还是高中学生会。

沈半山朝四周一行礼，傲然道：“小生沈半山，代表北七省的才子们，向南方诸位同僚问好。今日切磋之时，不限人数，南方诸位只要对得上来，皆可应答。”

这位沈半山为人高傲，一句话便惹怒了南方才子，刚才受了挫折的侯跃白一怒而起，抱拳道：“在下金陵侯跃白，见过沈先生。请沈先生赐教。”

沈半山微微一点头道：“见过侯小兄。不知侯小兄可曾及第？”

侯跃白道：“正待明秋金榜题名。”

沈半山笑道：“侯小兄若是入朝，欲为何官？”

侯跃白略一沉吟，道：“阁老。”

沈半山嘿嘿一笑，出一联道：“未老思阁老。”

这是一个讽刺联，乃即兴而出，心到意到，这位沈半山果然是楹联之王，才思敏捷，非一般人能比。这联子极不好对，对仗还在其次，如何把沈半山讽回去，才是正经。南方才子一上来就吃了一个大瘪，侯跃白脸色红得厉害，站也不是，坐也不是。

洛凝思考了一会儿，仍无答案，忍不住心中焦急，莫不是第一回合便要输了？她情不自禁偷偷地看了林晚荣一眼，见他正在闭目养神，心里顿时有些失望。

洛敏见无人应答，这一场正要认输，却听一人开口道：“沈先生是否秀才？”

沈半山见起身问话的，是一个嬉皮笑脸的青衣家丁，皮肤黑黑的，很是健康。沈半山楹联天下第一，但是入考多年，数榜不中，此乃他最大的羞辱，林晚荣的问话，正好触及了他的伤疤，他咬牙道：“正是。”

林晚荣走到侯跃白身边，将他按着坐下，笑着对沈半山道：“如此甚好。沈先生是北七省书友同盟总瓢把子，我便代表南八省书友总会总当家——萧家园丁部，对你一联——无才做秀才。”

“好啊——”郭无常率先站起来鼓掌，厅中诸人更是掌声如雨。“未老思阁老，无

才做秀才”，实在是妙绝天下，就连侯跃白也是面露激动之色，这一次，分明是林晚荣为他找回了下台阶。

什么南八省书友总会总当家萧家园丁部，就会胡诌，萧玉若又惊又喜，也跟着众人拍起掌来。

沈半山大意之下，吃了个大亏，见这家丁嬉皮笑脸的，哪里有才子风采，忍不住哼了一声道：“小小家丁也要学人对联。我劝你一句——闲人免进贤人进。”

林晚荣见他骂自己闲人，嘿嘿连笑两声，道：“沈先生仪表堂堂为洛老太太做寿，正是——盗者未来道者来。”

沈半山道：“且慢，且慢，小兄误会了我方才之意，我的上联是——”他提笔在纸上写道：“贤人免进闲人进。”虽是贤人与闲人颠倒，却还是一样偷骂这个小小家丁。

林晚荣笑道：“沈先生也听错了我的下联——”他自怀里取出铅笔，刷刷刷写道：“道者未来盗者来。”

这两句前后两词互换，就变成了地道的骂人帖，契合得天衣无缝，厅中人大笑起来，掌声如潮。洛远和郭无常一起叫道：“好，对得好！”

见沈半山脸色铁青，林晚荣呵呵一笑道：“沈兄，对对子而已，只是娱乐一下，何必这么执著呢？不如今晚小弟做东，咱们秦淮河边嫖嫖粉头，唱唱《十八摸》，比这个有趣多了。”

大庭广众之下污言秽语，这分明是侮辱读书人，沈半山怒道：“弱小书童，不识三代夏商周。”

林晚荣笑着道：“俊秀才子，只读四诗风雅颂。”

沈半山见他有些真本事，心里也慢慢平静下来，指着院里的一棵枯树道：“总督大人府宅之内，这古树甚美，我便出联——千年古树为衣架。”他点明以总督大人府内的千年古树为衣架，实则借故贬低洛敏。

哇，老洛虽然奸了点，狡猾了点，但也为百姓办了许多实事，是一个好官，比你那个王爷主子强多了！林晚荣哼了一声道：“‘千年古树为衣架’，沈先生果然大才。我江南水乡，尽在长江两岸，我就对沈先生一联——万里长江作澡盆。”这一联算是为洛敏找回了面子。

洛敏呵呵一笑，未置可否。

沈半山眉目一扫，见洛家红墙碧瓦，这院里坐的都是江南的书生酸儒，便道：“擘破石榴，红门中许多酸子。”

林晚荣呵呵笑道：“咬开银杏，白衣里一个大人(仁)。”这联子与沈半山的白衣白裤暗合。

突然间，又是一片狂热的叫好声，这一次连洛敏也忍不住了，背转身憋住了笑。洛凝笑意吟吟地望着林晚荣，脸上泛出淡淡的红晕。

沈半山见林晚荣确实机灵多智，再也不敢小看他，来来回回地走了几步，正在发愁，见门外池塘小鸭游水，便道：“七鸭浮塘，数数数三双一只。”

林晚荣略一沉吟，见那鸭嘴里含着条小鱼，顿时来了灵感，接道：“尺鱼跃水，量量量九寸十分。”

沈半山长叹一声，抱拳道：“小兄弟好文采，我沈半山佩服之至。今日这楹联之试，我输了。”这个沈半山有才学，也有些知识分子的清高，输了就输了，输得也是光明磊落。

江南才子们顿时爆出一阵惊天的欢呼声，这个萧家家丁简直太神奇了，竟然凭着一己之力，硬生生打败了北七省书友总瓢把子、楹联之王沈半山。

萧玉若更是银牙轻咬，脸上满是笑意，有如五月的鲜花绽放。

洛凝掩唇一笑，对身边的洛远道：“小弟，你去问问林大哥，他这些对子都是哪里学来的，我才不信他能对得上来呢。”话未说完，已是捂住小嘴咯咯娇笑起来。

沈半山眉目黯淡，点头道：“小兄弟天纵之才，我沈半山败得心服口服，还望小兄弟赐以名号，也让在下铭记在心。”

林晚荣浑身冷汗，太神奇了吧，难道是李白、杜甫灵魂附体，竟然打败了这个楹联之王，老子实在太有才了。他潇洒地一甩头，将家丁小帽扶正，嘿嘿一笑道：“不敢不敢，在下乃金陵萧家园丁部，一个小小家丁，匪号林三是也。沈兄，我方才说过的话算数，咱们今晚秦淮河边吃喝玩乐一条龙，小弟全包。”

沈半山苦笑摇头，退回了赵康宁身边。赵康宁鼓着掌站起来笑道：“精彩，果然精彩之极。出得精彩，对得更精彩，没想到金陵萧家还有这等人才。林三，我要对你重新认识了。”

岂有此理，你是干什么的我又不是不知道，还在老子面前玩这一套，老子比你更会玩！林晚荣暗哼几声，脸上却是一片迷茫，疑惑地望了赵康宁一眼道：“哦，小王爷在和我说话吗？莫非小王爷以前认识在下？这个，真是太荣幸了。”

赵康宁笑道：“就算以前不认识，今日恐怕也是无人不识了。林三，看你这楹联功夫，果然非凡响。他日若有闲时，小王倒想好好与你聊上一聊。”

林晚荣嘿嘿笑道：“谢小王爷抬爱，小王爷乃是王子龙孙，国之龙精，日理万机，操劳无比，林三一介小民，哪敢与您攀谈。”

赵康宁自然不知道他话里的含义，略一点头，挥了挥手，随从便送上一幅画卷，他接过来笑着道：“洛大人，今日楹联之试，乃小王输了，这是康宁多年前求得的文长